

王若飛在獄中

楊植霖 乔明甫 著

王若飛在獄中

楊植霖 乔明甫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1年·北京

王 若 飞 在 獄 中

楊 檣 霖 乔 明 甫 著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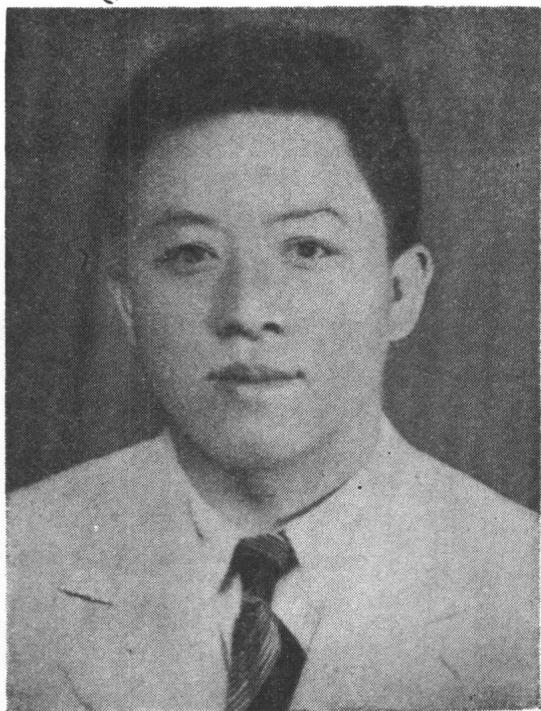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787×1092 1/32 5 5/16 印張 3 擇頁

1961年3月北京第1版 1961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05,001—210,000 定价 (4) 0.44 元



王若飞同志

(1937 年 7 月于太原)

我於一八九六年生於貴州七收城內一個
我是九十多歲的曾祖父最愛的小孫。自著
愛其親生的伯叔。我曾被留作廢房雅潔與
伯叔每天拳打脚踢的畫面。七歲時才被
外公親查可流浪各地。自己衣食都過極
寒寒家中養活長大的。我舅父家道也很清
我印在學校讀書(這所學校現在已有五十年歷史
經常秘密運輸我伯父反清革命的思想
形到參加當時的學生界担任秘書職務工作

手迹(“王若飞自传”斷片)

讀王天飛在獄中

黔南一士挺英出縣拔存真理這確信人民救中國
國權尊馬列作先師門爭豈為監牢限指點能將
習俗移太息黑臺風雨惡頭身因立五人碑

獄卒初操共產油夜聞真理亦低頭青山夜影多脫
伏黑狗原形弄草索且把監牢作學校直將審判對
雖仇懼民以死民尤畏賊技藝驕只自羞

生活深來是問身認真體驗印分明商文天欲平
這冤境偏少曲移不教人間把鎖鏈三線世路兩條
刑吼聲出自監牢地罪犯囚囚抗手行

死且不懼難回畏考驗人生獄也該磊落胸懷日日
月冷清談腦戰風雷季子俊用產黨代紙缺雄將
衣裏裁一息尚存仍坐問心而理得氣雄漢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 言必武志是平

目 次

前言	楊植霖 3
豪迈的歌声	5
密談	10
草原星火	14
搏斗	19
宁死不屈	28
在敌人的法庭上	31
铁窗内外	37
钢铁的心	43
诲人不倦	51
用笔杆子战斗	60
铁窗怒吼	71
熔爐	79
痛斥典獄官	88
三毛入党	94
战胜瘟疫	102
批判黃平叛变	108

獄外弟子——楊森老人	112
臨別贈言	118
向李培之告別	122
从归綏到太原	127
永远学习的榜样	131

若飞同志在太原獄中 乔明甫 137

新来的“政治犯”	137
組織与团结	139
鍛煉与学习	142
密切联系群众	146
领导絕食斗争	149
双十二事变	160
出獄	162

前 言

关于王若飞同志在敌人监狱斗争的英雄事迹，我有责任把它写出来，让人们从中得到教益。在我没写出以前，每次想起来，总感到无限的惭愧和不安。我常常想，在那黑暗的年代，他能够那样不惜生命地英勇斗争，给内蒙古各族人民以极大的影响和鼓舞，难道在今天我连篇回忆录都写不出来吗？在这种思想的责备和驱使下，我下定决心，要把我能够回忆起来的，写成专册，给青年朋友们送个礼物。但是，几年以来，一则因我工作忙迫，费了很大力气，写不成章；再则，因我笔秃，不能把若飞同志的动人事迹，尽情表达，因而迟迟完不成宿愿。当党的四十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回忆过去，展望未来，更加使人振奋。每逢想起若飞同志，总会感到无限的鼓舞和勇气。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不断关怀和协助下，这篇回忆录总算写出来了，因而我也稍稍得到些安慰。

若飞同志在敌人牢狱中度过了五年零七个月。其中有四年多在綏远獄中，有将近一年在太原獄中。因为限于自己的见闻，我所写的只是他在綏远獄中的一段。他在太原獄中的战斗生活，乔明甫同志另外写了一篇。在征得明甫同志同意后，把两篇收在一起，就可以看出若飞同志獄中斗争的全貌。

了。

这本书的初稿,得到若飞同志的战友、亲属及其他有关同志很多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楊植霖

1961年春天于呼和浩特

豪迈的歌声

1931年秋天，我刚回归綏^①不久，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

特务們把我押送到归綏市牛桥(庆凱桥)东北方的“第一模范監獄”，单独地关在一間牢房里。跨进牢門，觉得有一股阴森发霉的气息，直灌进我的肺腑。当我回头再看时，鉄門在背后“咣”一声落鎖了。漆黑的房間里，阴郁而潮湿，只有一小片光亮，从一尺見方的鉄窗里射进来。我屏着气，定定心，向周围打量了一番：这个囚室，高不滿七尺，长七尺，寬五尺，簡直象个坟墓。

从窗口望出去，对面的牢房，遮住了視線。在每个窗口和鉄栏后面，都会看到瘦骨嶙峋的影子和焦黑的枯黃的面孔。日子久了，我才知道，監獄的北面，是天主教堂，东面是城隍庙——那里設有絞刑架。常常是当教堂的鐘声“当——当——当——”响起时，判了死刑的犯人，被拉到十殿閻君脚下，送掉性命。

我們共产党人，对阶级敌人从来不带任何幻想。但是当

^① 归綏，即現在呼和浩特市。

敌人还没抓住任何证据时，我们一定要为争取出狱而斗争。我是被当作“共产党嫌疑犯”抓来的。从被捕那天起，就和外界隔绝了音讯。我每天都在悬念另几个被捕同志的命运，同时，也时刻准备着迎接敌人的“提审”。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间已是深秋了。塞外的天气慢慢冷起来。我们同时被捕的几个同志，经过侦讯之后，没发现什么新的材料，都被关在一起了。当我们紧张的心情稍微松弛时，突然发觉：看守们的脸色又变得冷酷了。只见他们的神色惊惶失措，看见我们这些政治犯，正眼也不敢望一下，就赶紧躲开。我们常说：看守的脸色是寒暑表。从看守们的行动看来，也许我们的案情又严重了，说不定哪一天，敌人要把我们推上断头台。

入狱以后，我们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做了工作。有个出身贫苦的老看守，有时，也帮我们偷偷地送信、买东西。一天，“放风”^①时，我瞅个空子，接近那个老看守，向他打听，“最近你们慌里慌张，狱里又出了什么事？”老看守悄声说：“听说你们外头的人可多哩，前几天，在包头又捉住了一个大共产党，刚刚解来。”我心里不由得震了一下：“一个大共产党员，这是谁呢？”回到牢房，问起另几个同志，他们也说不知道。

一个秋色黯淡的下午，西斜的太阳，照射着小小的囚窗，囚房里增添了一丝温暖的气息。当我靠近囚窗，领受这难得的阳光时，突然，从前面的牢房里传来低沉而压抑的歌声：

① 监狱里每天两次，把囚人放出来几分钟，让他们大小便，叫做“放风”。

起来，飢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

听，这分明是“国际歌”，多么豪迈，多么雄壮，多么激动人心！顿时，象有一道更强烈的阳光，射进我们的囚室。我把脸颊紧贴在冰冷的铁窗，望着对面的囚室，看见往日那些阴郁的面容上，豁然开朗，露出昂扬的情绪。过道上的几个看守，也停住了脚，瞪着大眼在谛听。同室的一个同志，从木炕上跳下来，抓住我的膀子，摇晃着，兴奋地叫着：“老杨，国际歌，国际歌！”他的喊声，把过道上的看守惊醒了，一个看守跑过来，朝我们的囚室叫着：“喊什么？低声些！”

我很奇怪，这个歌唱的人到底是誰呢？要不是镣铐加身，要不是被关在这个斗室里，我们也要围起来，纵情歌唱了。

我实在憋不住内心的激动，一看那个老看守，正从那里走过，我就向他招招手，低声地问：

“喂，喂，这是誰在唱啊？”

老看守没等我讲完，连脸都吓白了。他的如狼似虎的同伴们，正提着鞭子，注视着各个牢房，找寻发威的对象。他要和我们一交谈，被同伴们看到了，在典狱长面前一告密，少不了也要遭受一顿毒打。老看守向站在远处的几个看守瞥了一眼，匆忙地朝我摆摆手，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看守的举动，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越发想知道这个

歌唱者的情况。一天，乘周围没人时，我又问那个老看守。起先，他怎么也不说。我向他保证，绝不会连累他。他望望附近的确没人，才悄悄对我说：

“歌唱的人，就是那个大共产党啊！你不知道，这个人胆子可大啦！他不仅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还宣传说，共产党怎么好，国民党怎么坏，这都不说，他骂蒋……蒋介石是个大卖国贼，……嘿，这个人可真是条好汉子！……”

我急切地问：“他叫什么名字啊？”

“听说叫黄敬斋！”老看守又张望了一下，压低声音说，“黄敬斋刚押来那天，把典狱长可真忙坏了。……”接着，他还讲起典狱长韩渐逵怎样亲自训话布置，怎样禁止讲出黄敬斋的事，更不许把黄敬斋的行动告诉“打共产党官司”的人。在韩渐逵眼里，要是黄敬斋的事一被大家知道，就会“串供”，就会增加反抗力量，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他唯恐看守们不听他的话，又特意挖空心思，把共产党描绘一番，说共产党多么可怕，说共产党象油一样，谁一接近，就给谁沾一身“共产油”。特别是这个大共产党员，“共产油”更多，简直碰都碰不得。

“你觉得他讲的对吗？”我插问了一句。

老看守说：“端着人家饭碗，又怎敢不听啊！至于‘共产油’会不会沾在身上，这还是小事，要是叫典狱长发现我和你们接近，轻则四十大板，再不然连这个破饭碗也给敲掉了。丢掉饭碗谁不怕啊！”

老看守讲到这里，又向四下扫射一眼，悄悄问我们：“他到底唱的是什麼呀？”

我就告诉他，这个歌叫做“国际歌”，歌词大意是号召全世界穷人，争取解放，翻身作主，不再做奴隶。老看守听着，不住地点头。我解释完了，又微笑地问他：“这可就是‘共产油’啊，你看看身上，沾上了这种油没有？”

老看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略显惶惑地说：“我又不是大肚子资本家，为什么要怕这种‘油’呢？我这半截入土的人啦，为儿女攒不下家当，还要给自己积点阴德哩！”

密 談

从老看守嘴里，我們知道了这个被捕的同志，名叫黄敬斋。可是，黄敬斋又是誰呢？他怎样被捕的？却一点也不不知道。这时，我們的案子快要判决了，我們很想和他联系，听听他的意見，可是，他是被独囚的，监狱里又看管的很严，一直得不到机会。

这所监狱，有四个号子，名曰“改”“过”“迁”“善”。每个号子分两廊，上有頂盖，內有十几間相对称的小囚室。四个号連在一起，中央有个高楼，可直通各个号里。押来的犯人，該送到哪个号子，是以案情輕重作决定的。案情严重的多囚在“改”字号，快出獄的犯人大多囚在“善”字号。黄敬斋被囚在“改”字号。我們被囚在“迁”字号。当中虽然只隔着个“过”字号半房，却象隔着一重山那样遙远。

革命者的心是緊相連的。黄敬斋的歌声，能穿过板壁，越过高墙，鼓舞了整个监狱的难友，难道我們就无法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鎖，和他取得联系嗎？

打定主意之后，每逢“放风”的时候，我就赶紧跑出去，在走廊尽头，注視着“改”字号进出的难友。一天，我終于看到从那个牢房里，走出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中等个子，白淨面

孔，脚上带着铁镣，迈着艰难的步伐，朝厕所走去。我瞥了老看守一眼，老看守低声说：“这就是歌唱的那个人。”我心里一喜，紧走了几步，赶到厕所门口，想向他打个招呼，出乎意料地，他向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一声不吭，就转过身去，躲开了我。

回到牢房后，我反复思索，不了解他为什么待人这样冷漠。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就请一个做苦工的难友，代我们向他问好。那个难友，扫着地，溜过去，扒在他的窗前，小声说：“黄先生，那几个学生向您问好。”他问扫地的难友：“那几个学生子是什么案子？”难友向他说明我们都是“共产党嫌疑犯”。他又问：“这些人判决了没有？”难友说：“没有。”他立即接着说：“请你转告他们，我很好，并向他们问好。目前，要他们还是集中精力准备提审。”

作苦工的难友把话转告了我们。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话，我们也得到了很大的鼓舞。以后的日子，每逢“放风”时，我们仍旧远远地向他示意致敬，他还是装作没看见，对我们不理不睬。我们的案子终于被判决了，我被判处二年半有期徒刑。拿着判决书，我又气又恼，打算上诉，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在这关键的时刻，我更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可是，怎么办呢？平常连交谈的机会都没有，怎样能得到他更多的帮助呢？

一天，机会终于来了。

典狱长韩渐逵要向狱犯“训话”，要我们都到那个四面通风的讲堂里去。我把“判决书”揣在怀里，走进讲堂，四面逡巡着，找寻黄敬斋的位置。讲堂的座位，就是在地下埋几根木桩，上面钉一块烂木板，或者一根弯弯曲曲的木椽，当作板凳。